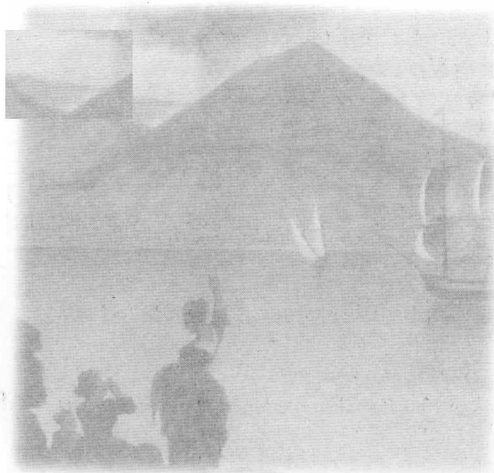


THE VOLCANO LOVER

A Romance

火山恋人

[美国] 苏珊·桑塔格 著
李国林 伍一莎 译



火山恋人

[美国] 苏珊·桑塔格 著 李国林 伍一莎 译

THE VOLCANO LOVER
A ROMANC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山恋人 / (美) 桑塔格 (Sontag, S.) 著; 李国林, 伍一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Volcano Lover
ISBN 7-80657-322-4

I. 火... II. ①桑... ②李... ③伍...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379 号

Copyright © 1992 by Susan Sonta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09号

书 名 火山恋人
作 者 [美国] 苏珊·桑塔格
译 者 李国林 伍一莎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Vintage, 199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南通韬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4
字 数 297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322-4/I·274
定 价 17.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跳蚤市场的入口处。免费,不收入场费。熙熙攘攘的人群,神情狡黠地嬉戏着。为什么要进去?你想进去看什么?我想去瞧一瞧。我想审视世间的一切。看什么被留下来,什么被抛弃了。什么东西不再受到人们的珍视,什么东西不得不亏本出售。人们想出什么玩艺儿可能使别人感兴趣。但是,这都是一些无聊的念头。就算有什么,到了这个地方,也早被别人筛选过了。可也许里面还有什么宝贝吧。严格地说不是宝贝,而是我所要的东西。我要抢救的东西,可以向我表白什么的东西,向我渴求表白什么的东西。向我诉说,诉说着什么。哈……

为什么要进去?你有那么多空闲吗?你想去瞧瞧,你会迷路,你会把时间都忘记了。你以为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为这件事你常常流连忘返。然后误了事,又懊悔不已。然后你会留下来,经不起诱惑,再一次弄得不愉快。那里面的东西满身污垢,有些已经破碎,补过了的也补得很糟糕,也有的完全没补过。但是这些东西却能煽起我的激情和酷爱,我不需要知其所以。需要知道为什么吗?哎,不用。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我只是想饱眼福。有些,我一定会拿起来抚弄一下。卖主正用专业的目光监视着我。我不是贼。多半我也不是顾客。

为什么要进去?只是去玩玩,去观赏。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卖多少,值多少,卖得了多少。但是,我不会去出价,不会去杀价,不会去买。只是到处瞧瞧,到处走走。我心里会很愉快。我脑子

里什么想法也没有。

为什么要进去？像这样的地方多着呢。田野、广场、屋檐下的街道、操场、停车场、码头，都可以去嘛。跳蚤市场可以建在任何地方，可它正好就在这儿。跳蚤市场无处不在，可我偏偏就进这一家。我身着丝绸衬衫和牛仔裤，脚上穿的是一双网球鞋。这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在纽约的曼哈顿。这是一次纯属偶然的经历，一次失格的经历。他卖的是印有电影明星人像的明信片。她端着一个盘子，里面装的是纳瓦霍印第安人的耳环。他卖的是一个架子，用来放二战时期轰炸机外罩的。他卖的是模型汽车。她卖雕花玻璃盘子。她卖藤椅。她卖高帽子。他有罗马钱币。还有……一颗宝石，一件宝贝，这是可能的。我可以看一看，也许会把它买下来，作为一件送人的礼品，对，为了别人。至少我会知道它的存在，而且就摆在这家跳蚤市场里面。

我为什么要进去？我的东西够多了吧？我也可能会发现里面没有我要的宝贝。它究竟是什么东西，通常我说不准。我可以把它放回到桌子上嘛。愿望引导着我。我对自己说那些我想听见的话。是啊，我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

我走了进去。

一幅绘画的拍卖已经结束。一七七二年秋天，伦敦。金质树叶浮雕画框靠在离大厅的正面不远的墙上，画的名字是《正在解除丘比特武装的维纳斯》，人们相信它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柯勒乔的手笔，所以它的主人要价特高——也因此没卖出去。说它是柯勒乔的作品是不对的。大厅里的人渐渐走空了。一位时年四十二岁的尖脸高个子男人（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个高个子），他慢慢地向前走着，后面尾随着一个年纪只有他一半的男子，从外貌上可以看出他们同属一个家族。为表示尊敬，年轻人同高个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都很瘦，皮肤苍白，满脸流露出贵族阶级的

冷漠。

我的维纳斯，年纪大的那个男子说。当初我满怀信心，以为它能卖出去。大家很感兴趣嘛。

真可惜，年纪轻的那个男子回答。

难以理解，年长男子沉思着，这幅画的杰出品质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呀。他真是迷惑不解。年轻男子一边听，一边恰如其分地皱一皱眉头。

由于当初决定割爱时我就很伤心，现在既然卖不出去，我想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年长者继续说。但是我必须卖掉它，而且我并不认为我的要价太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维纳斯。年长者又继续说，现在最大的难处并非难以理解画为什么卖不掉（也不是不知道如何稳住债主），而是难以做出卖画的决定；因为我对这幅画情有独钟，他解释道。当时，我知道，我应该卖，所以我强迫自己倾向于出让；而现在既然没有人肯出我认为物当所值的价钱，那它就仍然是我的，我本应一如既往地喜欢它，但是我发誓，我不会像过去那样喜欢它了。既然为了卖掉它而不再爱它，我当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欣赏它，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卖不出去，我真想又去喜欢它。假如让它的美因我的过失被糟蹋掉，那我就太俗气了。

怎么办？继续喜欢它要付出多大代价呢？他寻思现在该怎么去爱它。

我认为，老舅，年轻人说，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把它放在哪里。买主是肯定找得到的。也许在很多我所认识的收藏家中还是有些你所不熟识的，你能允许我去问问他们吗？在你离开之后我将很乐意去谨慎地向他们探问。

是啊，该走了，年长男子说。

他们走出了大厅。

这是火山口。是的，火山口；还有一只熔岩形成的舌头。一个有生命的怪物，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它喷射，它呕吐。它有内脏，是深渊。它是一个可以死亡的活体。它是可以一次又一次被激活的无生命体。它的存在是断断续续的，是一个永恒的威胁。虽然灾难是可以预报的，但预报不了也是常有的事。变幻莫测，桀骜不驯，使人反感。这就是原始人的天性吧？内瓦多·德·鲁依斯山、圣赫勒拿山、苏弗里埃尔山、珀莱山、克拉卡托山、坦博拉山。沉睡的巨人醒了。把目光投向你的沉睡的巨人醒了。金刚用呕吐毁灭一切之后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我？可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因为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行进时陷入了困境，碰巧来到了这里。我应该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生存呢？我出生在这里啊，那位黑皮肤的村民嚎啕大哭起来。每一个人都得有一个地方生存啊。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次宏伟的喷火特技表演。问题全在于用什么手段。观看的地方得远到一定程度才行。约翰逊博士说，只有在远距离观赏，火山的喷发才具有魅力；没有比火焰更高贵的景观了，在安全的距离内，火山是最为壮观的，既动人心弦，又发人深省。在某爵士的乡间别墅吃完点心，我们爬上了平台，平台上架着一台望远镜，供人们观景。一抹羽毛状白烟，隆隆的响声常被人们比做定音鼓从远处发出的声音，这是前奏曲。然后大型表演开始了，羽状白烟变红，膨胀，飞升，演变成一棵烟灰状的大树，越爬越高，然后在最高处被平流层压平，展开（如果我们有运气，我们还会看见一络络橙色和红色的熔岩沿山坡往下倾泻）——就这样持续数小时，数天。然后渐渐变弱，平息下来。但是快到结束时，恐惧剧烈地搅动着肚肠，那种声音，那种令人作呕的声音你永远也无法想像，使你受不了。巨大的响声不停地传来，音量越来越大。这种响彻天际、震耳欲聋的巨响使你禁不住想呕吐，使你骨髓四溢，灵魂出窍。即使是那些专门来观景的人也无法承受这突如

其来的巨变和惊吓。谁曾有过如此的经历呢？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如果我们冒险前往便可以看见——远处洪水般涌来的黑色和红色的岩浆正漫过田野，涌向农舍的外墙。随着一声令人不寒而栗的巨响，农舍的外墙一堵接一堵地被推倒，吞掉，吞进由房屋、汽车、马车和树木组成的碎片洪流之中，其摧枯拉朽之势简直无法抗拒。

小心。用布捂着嘴。快躲开！在夜间去攀登定时温和爆发的活火山是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旅行。在艰难地爬上火山锥的斜坡之后，我们站在火山口往下眺望，等待岩浆从最深处喷出。它每十二分钟喷一次。不要靠得太近！马上就要喷了。我们听见低沉的汨汨声，灰色熔岩已开始发光。巨人快停止呼气了。令人窒息的硫磺臭味几乎让人支持不住。岩浆淤积了起来，但还没有泛滥。火一般的岩浆和火山灰往上冲，可还不算太高，当危险未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到了最有魔力的时刻。

那不勒斯，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四点。在这间别墅，英国大摆钟的指针在另一个毁灭的时刻停止了转动。再来一次？这么久了，一直很平静。

人们的激情会消失，作为激情的象征，火山也会死亡。虽然现在人们多少知道，开始数数可以缓解痛苦，但专家们在宣布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的火山为死火山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一七九〇年最后一次爆发的哈莱亚卡拉火山至今仍然被正式定为休眠状态。平静是因为贪睡呢，还是因为本来就死了？在它没有死亡之前最好还是不要爆发为好。火的河流在流动中耗尽自己的能量之后就变成了一段黑石头河床。这里永远也不会长出树木，永远。火山施暴之后为它自己留下了坟场。火山造成破坏的同时也毁掉了自身。每次维苏威火山爆发之后，山顶都要被削掉一部分。它会变钝，变小，变得更加荒凉。

庞贝城被埋到了火山灰下面，赫库兰尼姆被以每小时三十英

里的速度冲下坡的泥石流埋掉了，但是眼前看见的岩浆吞没街道的速度却很慢，每小时只前进几码，每个人都来得及躲闪，来得及抢救东西，当然是部分东西。有圣人画像的祭坛？未吃完的鸡肉？孩子的玩具？我的新上衣？一切手工制作的東西？计算机？锅？手稿？奶牛？我们需要重新开始的只有我们的生活。

我不相信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往那里来了，小心。

你要走？我要留下来。一直到它到达……那儿。

过去不是也发生过吗？可一切都过去了。

他们逃跑。他们悲叹。直到悲痛也变得像石头一样麻木，他们才回来。带着被全部抹掉的畏惧，他们凝视着被夷平的土地，在这片土地的下面有他们原来那个世界的坟场。脚底下的火山灰还是热的，但不会再把他们的鞋子烧焦。后来火山灰又冷却了一些，犹豫渐渐消失了。公元七九年——当满山花香扑鼻，藤蔓繁茂，而且山顶覆盖着一片又一片森林的时候，斯巴达克和同他会合的上千的奴隶就是在这儿躲过了古罗马军团的追击。这时火山的遗迹，才第一次被人们发现——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开始重建家园，这片土地又充满了生机；还是在那个地方。那座山的顶部已经长出了一张丑陋的嘴巴。原来的森林已经被烧成了灰。可现在，树木又长起来了。

对于灾难，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已经发生了，而事先谁曾料到？从来就没有，绝对不会料到。没有谁料到了，这才是最坏的，而且就因为它最坏，它才是独特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重复，让我们把它抛在后面，咱们都不要去当那个算命先生。

另一种看法认为：现在是独特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可能再次发生。你会看到的。等着吧。当然，你还得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

第一部

1

他的首次探亲假结束了。从此,在对他彬彬有礼的那不勒斯,他将被称呼为爵士。返回任职地的长途跋涉即将开始。他的任职处所被伦敦的一位朋友称做“烟灰的王国”。

刚回英国时,大家都认为他老多了,他的脸是那么瘦:通心粉和柠檬糕点使他发了福,身板与那张聪明的窄脸、鹰钩鼻和刷子般的双眉很不相称。他已经失去了他本阶级的苍白肤色。自从他七年前离开英国之后他白皙的皮肤就变黑了,对此人们的评论达到了近乎否定的程度。只有穷人——即大多数人——才会被晒黑。他是公爵的孙子,勋爵的小儿和国王童年的伙伴,是不应该被晒黑的。

在英国九个月的休假已使他那张瘦削的脸恢复了昔日那种讨人喜欢的奶白色,那双修长的音乐家的手上被暴晒起的伤痕也变白了。

几只大木箱,新买的亚当式^①壁炉架,三箱家具,十箱书籍,八箱碟子,药品,家用食品,两小桶黑啤酒,一把大提琴,擦得亮铮铮的凯瑟琳的那把“楚迪”牌大键琴,所有这些行李都在两星期前随一艘军需船运走了,将于两个月内到达那不勒斯。他准备租艘帆船把他和随身物品运至法国的布洛涅港,然后走陆路。这一路

^① 指 18 世纪英国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兄弟在建筑和家具设计上所创的精细艺术风格。

几乎是会用去同样的时间——因为他将在途中对巴黎、费尔内、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访问并参观画展。

在最后几周繁忙的日子里查尔斯的这位舅父和舅母一直住在伦敦国王街的一家饭店里。此时查尔斯正站在这家饭店的院子内，用拐杖支撑着身体。爵士的外甥查尔斯到了出发前的最后一刻才无精打采地来帮舅父张罗，为两辆马车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旅居国外的这两位上了年纪的亲戚很挑剔。他们的探亲结束了，大家总算舒了口气。但是谁也不想被拉下。

凯瑟琳和她的女仆已经在邮车上坐好了，凯瑟琳正喝鸦片酊和铁盐矿泉水，旅途将是辛苦的，得先补补身子。较为宽大低矮的马车装着大部分行李。爵士的随从们不想把自己赤褐色的仆役制服弄起折皱，所以故意拉在后面，摆弄着各自的小行李包。装上车的有十几个小箱子、盒子、旅行皮箱、装亚麻布衣服和寝具褥垫的箱子、乌木写字台和装家奴工具的布包等，车的上面和后面是否已用绳子和铁链捆好，需要有人爬上车去检查一下，这事儿只好留给饭店的杂工们和查尔斯雇来的一个仆人。上周爵士买的三幅画被装在一个长形的扁平板条箱里。为了使这些画能顺利运到多佛尔港的帆船上，板条箱被捆在第一辆马车的篷子下边。有一个仆人用貌似不厌其烦的目光从下面审视了一下板条箱，载着爵士患有哮喘病的妻子的那辆车并不很拥挤。

另外一个大皮箱差点被忘在饭店里了，幸亏有人跑步从饭店送来并塞进了马车，车上的东西又被压沉下去一点，摇晃也更加厉害了。爵士的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亲戚说，他认为载着他舅父的大部分箱子的货船也许已经到达加的斯了。

在那个时代，社会地位越高，外出时行李就越多，越重。爵士的行装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特别多。但是同他回国时的四十七个大木箱比起来，这还算少的了。爵士回国的目的包括看望亲戚朋友和他心爱的外甥，让想家的妻子高兴，延续同朝廷的有用关

系,确保国务大臣们更赏识他在那个完全不同的朝廷代表英国利益时所表现出的熟练技巧,参加皇家学会的会议,并将他写的关于火山问题的七封信以书的形式出版。此外,此次回国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将他所搜集的宝贝中的大多数运回英国——包括七百只古董(被人错误地称做古代的)花瓶,并把它们卖掉。

他已经遍访了亲友,并高兴地同查尔斯共同消磨了大量时光,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威尔士凯瑟琳的庄园上度过的。这个庄园现在由查尔斯为他代管着。对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大臣不止一个,或者他认为不止一个。国王曾两次接见了,有一次还单独同他共进晚餐。国王仍然称他为“义兄”,并在一月份封他为巴思爵士。这个家族的第四子大胆地认为,这个爵位只不过是爬上他爬上的第一级阶梯,凭着他的业绩,他会不断往上爬。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对他敢于在火山完全喷发时作近距离观察的英勇事迹表示祝贺。他参加了一些绘画拍卖会,并审慎地购进了一些作品。大英博物馆如数购买了他的古代花瓶和一些小型绘画,从赫库兰尼姆城和庞贝城出土的金项链和金耳环,一些铜制标枪和头盔,琥珀和象牙骰子,小雕像和护身符,一共卖了八千四百镑。他对这个数目很满意(比凯瑟琳继承的那座庄园一年的收入还要稍微多一点),何况他寄以最大希望的那幅画还没有卖掉。他就要离开那个放荡的裸体维纳斯^①了,她得意洋洋地把丘比特^②的弯弓举到头上。拍卖时他要价三千镑。他将把这幅画留在威尔士,交给查尔斯。

他回到那不勒斯时体重将会更轻一些,皮肤也会白一些。

爵士的随从和厨师跟脚夫在院子的一角一边聊天,一边偷偷地轮流拿着瓶子喝酒。九月里的太阳罩着光环把大地照得透亮。东北风把一团烟雾和煤炭发出的气味吹进了白厅,压倒了清晨的

① 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② 罗马神话中爱神。

臭味。可以听见从街上传来的马车、平板车、手推车和人们出发前忙碌的嘈杂声。第一辆马车的一匹小马驹不安地向前走着，车夫一边拽着辕马的缰绳，一边打着响鞭。查尔斯在到处找他舅父的侍从瓦莱里奥，叫他让仆人们静下来。他一边皱眉头，一边拿出他的怀表。

几分钟之后爵士走出饭店，身后跟着谄媚的店主、爵士的妻子和瓦莱里奥。瓦莱里奥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皮盒，里面装的是爵士最喜爱的那把小提琴。仆人们都不做声了。查尔斯站在那里等待出发的号令，长脸上因此显现出机警的神情，这使他们甥舅更加相像。爵士犹豫片刻之后，仰视着灰白的天空，吸了一口恶臭的空气，心情纷乱地拨弄掉衣袖上的污点。此时，人们毕恭毕敬地保持着安静。然后爵士转过身对外甥抿嘴一笑，外甥迅速地走到他的身边，同他手挽着手向马车走去。

查尔斯挥手让瓦莱里奥靠边，自己伸手打开了车门，让他的舅父躬身上车，然后跟上去把那把斯特拉底维里小提琴^①递上车。爵士在套着绿色天鹅绒的座位上落座后，查尔斯把头伸进去真诚地询问舅母感觉如何，并最后同他们道别。

车夫和左马驭手都已到位。瓦莱里奥和其他仆人也登上了大马车。大马车比小马车矮几英寸，停车时发出刺耳的声响。再见了，查尔斯。车窗把威胁哮喘病人的带煤味的空气及车夫起动车子和吆喝牲口的声音都关在了车外。大门开了。行李、牲口、仆人和主人鱼贯而出，直奔大街而去。

爵士取下琥珀色手套，活动了一下手指。他已做好了启程的准备。事实上他期待着这次旅行——这种苦差使他发了，而且期待着这一美差将带给他新的机会和收获。他踏上马车的那一瞬间，离别的焦虑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离别的欣喜。他是一

① 由意大利著名提琴制作家斯特拉底维里制作。

个体贴的男人，至少对于他的妻子是体贴的。他爱妻子，也一直爱着每一个人。人声鼎沸的街市越来越繁忙。当他们乘坐的封闭马车慢慢在大街上前行时，他真不想流露出来那种不断高涨的亢奋之情，他得等凯瑟琳，因为她正闭着眼睛，半张着嘴微弱地呼吸。

他咳了一声——以取代他的叹息。凯瑟琳睁开了眼睛。蓝色的静脉在太阳穴跳动还不足以说明她的病情。女仆坐在车厢一角的矮凳上，红润的脸蛋对着夫人送给她的书，这是阿莱内的著作《对非教徒的警告》。必须有人招呼她才有权利讲话。爵士伸手去拿放在大腿下面的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折叠式皮面旅行地图册、文具盒、手枪和他已开始阅读的一部伏尔泰^①的著作。爵士没有任何值得叹息的理由。

好奇怪，凯瑟琳喃喃自语，这么温和的日子怎么会冷啊。我害怕——她有一种嗜好，天生愿意讨人喜欢，爱用一种自己非难自己的口气去附和和一些禁欲主义的言论，恐怕我已过惯了共同度过的那些酷热的夏天。

这次旅行你也许穿得太多了，爵士用带鼻音的嗓子高声地说。

我祈求上帝保佑我不生病，凯瑟琳一边说一边拿起一张驼毛披肩搭在腿上。我要尽量做到不生病，她纠正刚刚说过的话，同时微笑着用手擦了一下眼睛。

同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同我们可爱的查尔斯分手，我也感到难过，爵士轻声地说。

不，凯瑟琳说。对于回那不勒斯的事我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虽然我害怕过海峡和随后的艰辛——她一边摇头，一边停顿下来，可我知道我的呼吸很快就会变得更顺畅一些，这儿的空气……她闭了一会儿眼睛。而且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你愿意回去，她又加了一句。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

我会想念我的维纳斯，爵士说。

车外是灰尘、臭气和喧闹声——还有行进中的马车在路边的店铺正面的玻璃上投下的黑影。时间让位给空间，展现在爵士眼前的伦敦真美。马车东摇西晃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嘎吱嘎吱地往前晃悠。小商贩、推车的男子和其他的车夫高声喊叫，声音同他将要听到的喊声大不相同。这是一些自己所熟悉的街道，他本来可以到街对面去出席皇家学会的会议，去参加拍卖会或是去拜访姐夫，但此时他不是去到街对面，而是从街上走过——他已同亲友道别，诸事已成定局，并有幸对这个城市看上最后一眼。这一切马上将成为回忆和期盼。每一条街，每一个喧嚷的拐角都能说出一个故事：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故事。他的思绪在既想往外张望，又想固定在冰冷的马车之内这两者之间游移。他想往外张望，仿佛是要把此情此景铭刻在心中；他不想往外张望，是因为他想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事实也正是如此）。

爵士喜欢怪人怪事，从街上不断壮大的人流中也许可以找到许多。这些人中有乞丐、女仆、小贩、学徒、购物者、小偷、招揽顾客者、脚夫和差役。这些人在行进中的车辆之间往来穿梭，随时可能出现危险。这些街上的可怜人，甚至在急促地奔走着。他们不聚在一起，不蹲在地上，也不跳舞，他们上街来也不是为了娱乐。伦敦，同他正要返回的地方相较人们聚会在一起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人们有什么原因加以留心的话，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对于伦敦城里人们的喧闹和推搡，爵士没有思考的习惯；人们一般不把自己所在的城市看成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他乘坐的马车被几辆卖水果的手推车和一辆四轮磨刀车夹在中间，由于生气的磨刀车主与别人发生了争吵，一刻钟之后爵士乘坐的马车方才冲出重围。一个头发微带红色的瞎子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几码之外的横道。他手上的棍子向前伸着，没有注意到车子马上就要从他身上碾过。马车内的那位绅士可以一走了之，他